

懿德長存 風範永昭

沉痛哀悼本報于故社長兼總編輯長庚夫人林瓊鳳女士

相關文章刊登第七版《大眾論壇》

堅毅的林瓊鳳

于長庚



我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廿九日與林瓊鳳女士結婚，她比我年輕十三歲。她的祖母是位有著菲律賓血統的個性堅強的女人，體健壯碩，到八十多歲高齡，尚親身照顧曾孫，她對子孫管教嚴緊。瓊鳳深受她的影響，秉性堅毅倔強，有強烈是非感。瓊鳳具有美術天賦，畢業馬尼拉聖多瑪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homas）美術學院，在校期間會贏得全菲學生繪畫比賽，是位職業美術家。于氏兄弟案發生前，她是位賢妻良母，全心關注於繪畫、雕塑、攝影及文學等藝術，看事物黑白分明，唯對政治不感興趣。我一九七〇年五月被遣送台北時，她懷有我們么女身孕九個月，大腹便便連夜趕去叩移民局長的家門，不得要領，她直覺憎恨台灣當局。

她直覺台北當局欺軟怕硬，遂策反與當時國府駐菲律賓大使杭立武同仁中菲友好協會共同主席的菲前教育部長亞勒罕諾·羅西斯（Alejandro Rocas），倡組在菲律賓第一個與中國大陸友善的民間團體——菲中瞭解協會（APCU）。

瞭解協會骨幹包括前總統馬嘉伯皋（Diosdado Macapagal）的女兒，現任參議員格敖惹·馬嘉伯皋，亞羅育（Gloria Macapagal Arroyo）；現總檢察官吳戈（Raul Goco）的夫人瑪雅里杏、賓迷西亞（Margarita Primicias）；馬可仕總統的親信，當時公務員保險署主席艾連·格里斯托播（Adrian Cristobal），現計順市副市長查里道·白蘭娜（Charito Planas），兒童文學家亞拉播洛（Ceres Cuyugan Alabado），菲律賓大學美術學院院長扶西·賀耶（Jose Joya），及許多文學界、教育界及藝術界名人。羅西斯會長到台北旁聽于氏兄弟案軍法審判，在英文《馬尼拉紀事報》（Manila Chronicle）撰寫一系列文章，嚴詞苛責軍法審判是袋鼠法庭的醜劇。

菲中瞭解協會的成立，是美菲對中國大陸關係大轉變的徵兆。它的出現絕不偶然。

一九七〇年九月軍法審判，應警備總部的要求，于氏兄弟以三千美元聘請一位姓王的台灣律師為辯護律師。這位律師是徵得台灣警備總部同意後才接受委託，他的作為是比一般官派的指定律師還不中用。我們的菲律賓律師基漢諾建議的辯



護策略與證據都未被採納。這筆律師費實花得冤枉。

審訊日期宣佈了後，林瓊鳳寫一封短信，託基漢諾律師攜帶給我。依照慣例，這封信得經由警備總部保安處檢查，他們扣押信件到審判後才給我。信很簡短扼要，瓊鳳勸我要堅持原則，不可屈辱，她說寧願我們的子女有一個願為原則及維護新聞自由獨立而犧牲死去的爸爸，也不要有一個貪生怕死、懦弱的令子女抬不起頭的活著父親。

她並鄭重保證，要我放心，她能負擔我們剛出生的幼女與最大才十歲男兒的七個子女教育，完成大學學業的費用。原文是英文，我讀完來信，但見基漢諾律師淚流滿臉。

我們兄弟關禁在台北監獄期間，瓊鳳會應聘為比利時駐菲律賓大使，美國駐菲大使館公使等多位外交官及眷屬繪畫肖像。她是當時非國最紅的肖像畫家之一，菲外交部長加洛·羅慕洛（Carlos P. Romulo）要做大壽，各國駐菲律賓外交使團禮聘瓊鳳為外長繪畫肖像，作為外交使團祝壽禮物。羅慕洛是菲國資深外交官，曾任聯合國大會主席，及是羅慕斯總統的第一任外交部長羅培道·羅慕洛（Roberto Romulo）的父親。

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三日馬可仕總統宣布軍法統治，當晚搜捕政界與報界名人多名，林瓊鳳

也是最早被拘禁的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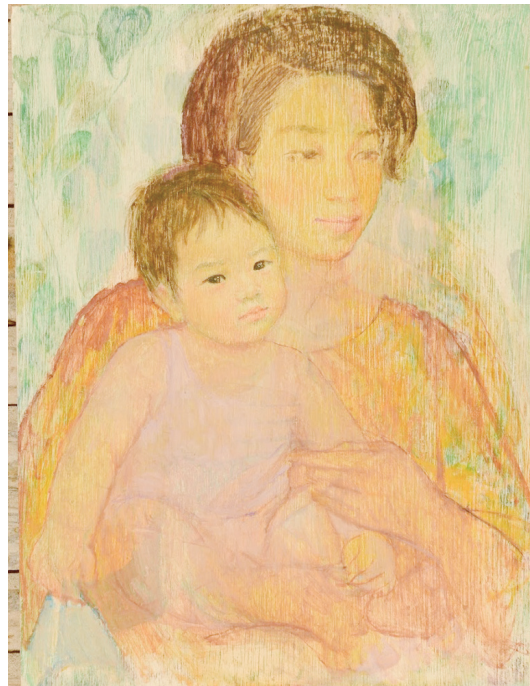
瓊鳳被扣禁後，比利時大使聯合各國駐菲使節到家裡探視留在家裡的子女，然後聯袂去找外交部長羅慕洛，以委婉的外交詞令說，于長庚既被遣送往台北，現尚關禁獄中，瓊鳳現遭拘禁，不知何時可以釋回，家中留下二歲到十二歲的稚齡子女，如果瓊鳳得被拘禁相當時日，外交使團協議把于家七子女分別由各國大使領養。

外交使團的壓力，使瓊鳳成了軍統囚犯獲釋的第一人。

同時被捕的有艾奎諾總統的夫婿尼蕊、艾奎諾參議員、密查參議員，及羅沙禮斯參議員等多人。么女于珀是我遣送台北一個月後才出生，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多倫多國際機場。她當時已五歲。

此處順便提一下，我們兄弟漏夜被用軍機遣送台北前好幾天，倫敦《泰晤士報》駐東亞通訊員亞歷山大·葛斯（Alexander Garth）便告訴我們，他從靈通可靠方面得悉，遭配令在幾天內執行。事實證實他的消息確鑿無訛。

葛斯後來為我們兄弟案件撰寫十篇連載長稿，詳述前因後果，除在英國報紙刊登之外，也由《馬尼拉時報》連載在第一版頂端，後來並收入他在英國與北美洲分別發行有關中國及華僑的專書中。葛斯現在是長期居住在日本的亞洲問題



專家，仍為英國報刊撰稿，是位專業作家。他於一九八九年從東京到菲律賓之時，曾約我長談。

我對葛斯所說我們遭配案，促使聯合國席位自中華民國轉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論斷，不敢苟同。現在回顧當時的蛛絲馬跡，我相信葛斯的判斷是因果倒置。我仍堅信我是大時代的小人物。不是我們的案件影響國際時局演變，而是我們僅為大時代劇變下的犧牲品。

（原載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菲律賓華僑華人訪問記錄》）

以畫筆為舟，渡人間溫暖

——悼念我們的誼母于林瓊鳳女士

莊佳裕 施琳娜



今天，我們懷著無比沉痛的心情，站在這裡，或者說，我們在心裡默默地點燃一盞燈，為一位剛離開我們的長輩送行。她，是我們四十年前在報館工作時的總編輯于長庚先生的夫人，是那位在菲律賓華人圈備受尊敬的著名油畫家，更是我與太太結婚典禮上，那位牽著我們的手、給予我們祝福的證婚人——我們最尊敬的「誼母」，林瓊鳳女士。

時光的河流靜靜流淌，四十年，足以讓一個青澀的年輕人白了頭，也足以讓一段記憶被歲月打磨得溫潤如玉。但有些身影，有些笑聲，卻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褪色，反而在生命的最深處，越發清晰。

回想起38年前，我們夫婦二人在報館工作的日子，那是我們人生中最青春、最熱血，也最迷茫的歲月。作為一名初出茅廬的新聞工作者，面對的是高壓的工作節奏和複雜的社會環境。而那時的瓊鳳女士，就像一座溫暖的燈塔，靜靜地佇

立在報館裡。她雖然不是報館編制內的員工，但她的存在，卻讓整個報館有了「家」的溫度。

那個年代，于長庚總編輯在報社裡是威嚴的、剛正不阿的大家長，他對新聞品質的要求近乎嚴苛，同事們在他面前總是戰戰兢兢。然而，只要有瓊鳳女士在，那股肅殺的氣氛就會被春風化雨般地柔化。她總是帶著溫和的笑，穿梭在編輯部與排字房之間，她會與每一位同事話家常，關心著每一位同事的日常問題，她不是那種高高在上的「老闆娘」，而是一個會坐下來聽你訴說心事、會拍拍你肩膀給你打氣的長輩。

那時很多年輕同事，遠離家鄉，在菲律賓打拚，心裡難免有孤獨和無助，瓊鳳總是把我們這些年輕人當成自己的孩子一樣疼愛。

她會邀請我們一起去吃飯，陪同我們一起去唱K，看著我們狼吞虎嚥的樣子，她總是笑得特別開心。她會在節日裡，準備一些小禮物，讓異鄉的遊子也能感受到節慶的溫暖。她關心我們的工作，更關心我們的生活，那種關懷是發自內心的、不求回報的，讓大家在異鄉的土壤裡，也能深深紮根。

更讓我們終生難忘的，是她作為我們結婚典禮證婚人的那一刻。當上我們的「誼母」，這兩個字，重若千鈞。她不僅僅是在法律文件上簽下名字，更是在我們人生的新起點上，為我們蓋下了一枚名為「愛與祝福」的印記。我們永遠記得，在婚禮上，她握著我和太太的手，眼裡閃爍

著慈祥的光芒，她說的話不多，但每一個字都充滿了力量和期許。那一刻，她不僅是我們的證婚人，更是我們親密的家人。那份恩情，我們銘記了一輩子。

瓊鳳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除了她的善良，還有她那令人驚豔的油畫才華。她是菲律賓華人社會中極負盛名的油畫家。她的畫，色彩豐富而溫暖，筆觸細膩而深情，就像她的人一樣，充滿了生命力。她用畫筆捕捉了世間的美好，無論是熱帶的風景、靜物的光影，還是人物的神韻，在她的筆下都散發著一種寧靜而堅韌的力量。

她在報館裡有一處畫畫的小工作室，那裡總是瀰漫著松節油和亞麻仁油的氣味，滿是未完成的畫布和五彩斑斕的顏料。在那裡，瓊鳳彷彿變了一個人，她專注、投入，眼神裡閃爍著藝術家的光輝。但她從不吝嗇與我們分享她的藝術世界。

她會興致勃勃地向我們講解每一幅畫背後的故事，她的創作靈感，她對色彩和構圖的思考。她說，畫畫就像人生，要有光，要有影，要有大膽的用色，也要有細膩的雕琢。她的畫，是她的心靈寫照，也是一種無聲的教誨，教會我們如何在複雜的世界裡，保持內心的純粹與美好。

而最讓我們這些後輩欽佩的，是她開朗而堅強的性格。她的一生，並非一帆風順。作為新聞工作者的家屬，她經歷過動盪的歲月，承受過巨

大的壓力，但她從未在我們面前流露過一絲一毫的軟弱或抱怨。她永遠是那個笑著面對一切的于太太。她說，人生就像天氣，有晴天也有雨天，但雨後的天空會更藍。她的堅強，不是硬撐出來的強悍，而是一種歷經風雨後依然熱愛生活的豁達。

這種開朗，也讓她與我們這些年輕一代毫無隔閡。她從不擺架子，也沒有長輩的威權。她可以和我們一起開玩笑，一起聊最新的電影和音樂，甚至會在我們聊起時下年輕人的流行文化時，像個好奇的學生一樣認真地聆聽。她的心態永遠年輕，她的笑容永遠真誠。在報館裡，她不僅是長輩，更是朋友，是知己。同事們遇到什麼開心或不開心的事，都願意找她分享，因為大家都知道，她是最好的傾聽者，也是最溫暖的慰藉者。

如今，她走了。帶著她那支描繪過無數美景的畫筆，帶著她那顆溫暖了無數人的心，靜靜地離開了我們。這對我們夫婦來說，不僅是失去了一位尊敬的長輩，更是失去了一位至親的家人。

我們知道，于長庚總編輯在另一個世界裡，一定已經準備好了畫架和顏料，在等待著她。他們夫妻二人，一個是用文字守護社會良知的新聞工作者，一個是用畫筆傳遞人間溫暖的藝術家，如今，他們終於在天上團聚了。那裡沒有病痛，沒有紛擾，只有無盡的光與寧靜，供她盡情揮灑。

瓊鳳，親愛的誼母，請您放心地走吧。您用一生畫下的不僅僅是油畫，更是一幅幅關於愛、關於善良、關於堅強的精神圖景，這些圖景已經深深地烙印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您教會我們如何去愛，如何去關懷，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微笑，如何用一顆赤子之心去擁抱這個世界。

這四十年來，我們夫婦一直感恩生命中有您的出現。謝謝您，在那個艱苦的年代，給了我們如家人般的溫暖；謝謝您，在我們人生最重要的時刻，為我們見證；謝謝您，用您的畫作和人格，為我們的世界增添了無限的色彩。

您的音容笑貌，您的開朗笑聲，您的溫暖擁抱，將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裡。願您一路走好。您的畫筆或許停下了，但您留下的色彩，將永遠在我們心中綻放。

永遠懷念您，我們的誼母——瓊鳳女士。安息。

